

神眼 漁郎

白泉 著



华龄出版社

序

祁连休

即将付梓的这本《神眼渔郎》，是王国新（笔名白泉）的第一本故事集。书中所收的七十余篇作品，多数是从他已经发表的民间传说故事里挑选出来的，分为人物传说、地方风物习俗传说、机智人物故事、其他故事四辑。这些民间传说故事，大都具有冀东民间文学的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。这是由于它们都采自渤海之滨的唐山市各地，而王国新在笔录这些作品时，又比较完好地保持了口头形态的原貌，再现了冀东民间文学的语言本色和艺术风格。概括起来讲，忠实可靠，质朴无华，贴近讲述人口传作品的“蓝本”，是王国新笔下的这些民间传说故事的一个显著的优点和特点。因此，他的这本故事集尽管不是科学版本，而是民间文学读物，却有着一定的科学研究的价值。

近十年来，河北省涌现了一批民间文学新人。王国新是其中在采录民间传说故事方面成绩比较突出的一位。他在采录民间传说故事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，同他的家庭影响、个人爱好颇有关系，更是他长期不懈努力的结果。王国新出生在唐山市郊农村的一个故事世家，他的祖母、父亲、母亲、姑姑、叔叔、婶婶都很会讲故事，使他从小受到民间故事的熏陶。不仅如此，他从少年时期起一直喜欢听故事，喜欢讲故事，长大后逐渐成为一个讲故事的能手。在他到唐山市开平区文化馆工作和担任唐山市民间文

艺家协会的领导工作之后，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民间文学事业。多年来不断克服各种困难，深入基层，扎根在群众之中进行定点采风和流动采风，足迹遍及唐山市区、郊区和唐山市所属的遵化、迁西、玉田、乐亭、丰润、丰南、滦县、迁安、唐海等县，针对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况，采用录音、笔记、心记等方式搜集到一千三百多篇民间传说故事，以及大量的民歌民谣和民俗资料，为他整理、重述民间传说故事打下坚实的基础。为了做好整理、重述民间传说故事这项工作，这些年来王国新多次参加省里的和全国性的民间文学讲习班、培训班、学术讨论会，并且广泛阅读民间文艺学、尤其是故事学、传说学方面的论文、著作，自觉地提高自己理论素养，用科学理论指导自己的实践，使自己的整理、重述民间传说故事的工作日臻完善。对于他本人的情况和工作取得的成绩，《民间文学》一九八五年五月号发表的一篇专访《辛勤的耕耘——访王国新同志》曾作过较为全面的介绍，值得一读。

我和王国新有近十年的交往，友情与日俱增。当我读到《神眼渔郎》这本故事集时，受到很大的鼓舞和激励。“百尺竿头，更进一步。”我们相信，本书的问世，将成为他前进道路上的一个新的起点。在今后的辛勤耕耘中，他还会不断获得丰收。是为序。

一九九一年初于北京

目 录

韩湘子下山.....	(1)
跟龙王借地.....	(2)
火烧县衙.....	(6)
铁拐李开药方.....	(14)
何仙姑的半大脚.....	(16)
蓝采和帮老叟卖柴.....	(19)
王知府巧治奸商惩班头.....	(22)
编书骂“地方”.....	(25)
神奇的催产丸.....	(28)
公堂正气.....	(31)
改斗.....	(33)
一招鲜.....	(37)
造土地雷.....	(41)
对对联.....	(43)
拜年受考.....	(44)
我要效法洪秀全.....	(45)
过目成诵.....	(46)
放雀劝学.....	(48)
孤胆赴宴.....	(49)
乔装歼敌.....	(53)
智端炮楼.....	(57)

瓠牛河·····	(62)
双妃陵·····	(66)
发配守陵官·····	(67)
孝陵无皇骨·····	(69)
鲁班爷显圣·····	(73)
坐福·····	(76)
五毒兜兜·····	(79)
深埋尼包·····	(83)
新娘跨马鞍·····	(85)
正月十五吃元宵挂红灯·····	(87)
三月三吃曲儿菜·····	(89)
五月初五插艾子·····	(91)
六月不做被·····	(93)
麻姑节·····	(98)
船家为啥不收唱戏的钱·····	(99)
扛活的与教书的·····	(101)
扔帽子·····	(103)
断字·····	(104)
日落我的工·····	(105)
筷子点种·····	(107)
秃扣鬼丢丑·····	(108)
送幡儿·····	(111)
现在凉快了·····	(112)
三个谜语·····	(113)
县衙打官司·····	(115)
您是“无发根”老爷吧·····	(116)

吃鸡·····	(116)
圆梦·····	(118)
撒粮拖时间·····	(119)
花烛之夜对诗文·····	(121)
脑袋长个大疙瘩·····	(121)
赌猪头·····	(123)
按本行作诗·····	(124)
治无赖·····	(127)
一刀之罪·····	(128)
神眼渔郎·····	(132)
参花·····	(136)
参娃·····	(141)
石斑子吐金·····	(144)
铁锅底下有黄金·····	(146)
贾秀才·····	(149)
打赌猜谜·····	(152)
因材施教·····	(154)
县官和郎中·····	(155)
“争名”和“图利”·····	(156)
茅房缸里的心·····	(156)
咋不涮在水缸里·····	(157)
拙娘儿俩·····	(158)
说大话·····	(159)
常有理·····	(160)
后记·····	作者(160)
辛勤的耕耘	

——访王国新同志.....	冯志华(161)
作者简介.....	(166)

封面题字：郝连休

韩湘子下山

韩湘子学艺八年，跟师兄一道下山。

这师兄师弟二人，都觉着自己的本事不得了，就边走边吹起牛来。

师兄说：“师弟，现在我已算出隔山有一只猛虎。”

韩湘子说：“师兄，我已算出海底有一条龙。”

师兄说：“师弟，我不仅知道隔山有一只虎，我还算出那只虎身上的毛是八千八百八十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根。”

韩湘子说：“师兄，我不仅知道海底有一条龙，我还算出那条龙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片鳞。”

俩人一边走一边吹，谁也不服谁。

走着走着，看见路中间有一棵几搂粗的古槐树。从那边走来一个老头儿。

韩湘子说：“师兄，咱俩都别吹了，你算算这老头儿从树哪边绕过来？”

师兄说：“从树左边绕过来。”

韩湘子说：“不对，这老头儿一定从树右边绕过来。”

俩人打了赌，就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，看着那个老头儿究竟从古槐树哪边绕过来。

只见那老头儿走到了树跟前，既不从树左边绕，也不从树右边绕，“噌”地一声，由两个树杈中间窜过来。俩人大吃一惊。这老头儿不是别人，正是师父。就“扑通”“扑通”都给师父跪下了。

师父说：“你们俩刚刚下山，一件事也没做，怎么就胡吹乱撝起来？我平时是怎么教导你们的？你们全忘啦？”

韩湘子和师兄说：“弟子知罪。”

师父说：“你们刚刚学了一知半解，就自满自足起来，怎能成大器？要记住，山外有山，天外还有天呐！”

说罢，一股青烟，师父不见了。

韩湘子和师兄朝空中拜了两拜，才站起身来走了。

从那以后，韩湘子和师兄都再也不吹牛了。

跟龙王借地

很早以前，大海就挨着那碣石山根儿。我们村这一带，全都是海水呢。海水为啥后退了几十里远呢？这是韩湘子办的一件好事。

那时候，这渤海边儿紧靠着山，山怀里住着许多穷苦的渔民。

有一天，韩湘子云游来到这里。他想为穷人办点好事，摇身一变，就变成一位年轻的串乡郎中，手摇虎撑①，肩上搭着搭链。走着走着，有个小伙子呼哧带喘地跑来说：“请问郎中，您会不会接骨？”韩湘子问：“兄弟，你家什么人骨头坏了？”小伙子说：“我妈妈。”韩湘子说：“行行行，你头前带路，我去看看。”路上，韩湘子问：“老人家把哪儿摔坏啦？”小伙子说：“郎中，您看，我们这儿到处是石头，我妈昨天晚上去邻居家借东西，被一块石头绊倒，八成是腿骨摔断了，我正发愁呢，可巧您就到我们这儿来了。”

①虎撑，也称串铃，环形，是串乡郎中招揽生意的用具。

到了小伙子家里，韩湘子看了看他妈的腿，说：“骨头已经断了。”就从褡裢里取出一帖膏药说：“这是接骨膏，贴上，明天一早就好。”说完就贴在了骨断处。小伙子问：“请问这位大哥，要多少钱？”韩湘子说：“为人做善事，修好积德，给穷人看病我分文不取。”小伙子急忙跪下，给韩湘子“光、光、光”一连磕了三个响头。韩湘子赶紧扶起他说：“别这样，别这样。”然后就要走。小伙子的妈妈说：“郎中，你给我治病，分文不要，你要是不吃饭就走，我寝食不安呐。”小伙子也拉着他不撒手。韩湘子只好答应在他家吃午饭。

晌午，小伙子端来一碗炖鱼，放在桌子上。又端出一小盆小米干饭，给韩湘子盛了一碗，给他妈盛了一碗。他自己却吃海水煮小鱼。韩湘子问：你咋光吃煮小鱼儿，咋不吃碗小米干饭呐？”小伙子说：“我们这儿都是山，连块平坦的地方也没有，土层又薄，下雨大水满山流，没雨渴死牛，没法种五谷。我们吃的粮食、油、盐、酱、醋啥的，都靠担着鱼翻山越岭到几十里以外去换，挺不容易。只能拿这样的饭菜给恩人吃，实在过意不去。”

韩湘子吃完饭，辞别了那母子二人，来到海边，看着无风三尺浪的大海，心里说：“如果海水往后退几十里，人们不是就可以从山上搬到山下平坦的地方居住，还可以种植五谷和蔬菜吗？”他想出一个主意，就拿起玉箫笛吹奏起来。

这玉箫笛，是韩湘子的随身宝贝，法力无边。他这一吹，海里的虾兵、蟹将、龟精、蛤蜊精啥的，都随着乐曲跳起舞来，搅得大海象开了锅。就连龙宫里的龙女、龙太子们也都扭起来。老龙王在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上，曾听过韩湘子用玉箫笛吹奏曲子，现在一听声音，就知道是韩湘子来了。于是他带着龟丞相来到海面上，一看，果然是韩湘子。施了一礼说：“不知上仙到

此，小神失敬失敬。”韩湘子说：“老兄，我想造只大木船，到海上游玩游玩。你看这儿连块平坦的地方都没有，船怎么造哇？有劳老兄，借给我一块地方。”老龙王问：“你想借多少？”韩湘子说：“就借我八十里吧。”老龙王摇了摇头说：“太多太多，不行不行。你要借，就借给你三十里吧。”韩湘子说：“太少太少，我造得船太大，三十里盛不下。”老龙王说：“我嫌八十里多，你嫌三十里少，那就五十里吧。”韩湘子说：“五十里就五十里吧。”老龙王说：“你怎样还我？”韩湘子说：“逐年归还，船造完，地还完。”老龙王说：“玉皇大帝派遣小神镇守海域，不能损失一毫一厘，恐口无凭，请上仙立个字据吧。”韩湘子说：“在哪立字据？”老龙王说：“请上仙到龙宫吧。”韩湘子喜欢游玩，难得到龙宫逛逛，就满口答应。韩湘子随着龙王走，只见那海水嘩嘩地往两边退，让出一条道来。不大会儿，到了龙宫。龟丞相端来文房四宝。老龙王说：“我这是瞒着玉帝借地给你，你的船我也不知几时造完，最好你定下每年还我多少。”韩湘子说：“好。”就挥笔把契约写完了，又念了一遍。老龙王听契约中写有每年归还一县之地，就说：“不用看了。”随后两人都打上了手印。然后，老龙王吩咐龟丞相把契约好好保存起来。

接着，老龙王陪韩湘子在龙宫逛了一圈儿。韩湘子上岸时，老龙王说：“上仙千万别忘了契约上写的，每年的今天你到这儿来，归还我一县。”韩湘子笑着说：“这么大的事，我怎么会忘呢？”之后，老龙王把令旗一挥说：“退水五十里！”虾兵蟹将听令不敢怠慢，急忙退水，一转眼的空儿，海水就退了五十里。老龙王又去海里管他的海域。韩湘子又去云游四方，根本没有造什么大木船。

海水退后，这地方露出一大片平坦的海滩。渔民们便从山里搬到这里居住，挖地为田，种上了五谷，还栽了果树。

转眼过了一年，韩湘子和老龙王又在原来分手的地方见面了。

老龙王说：“你说一年还我一个县的地方，现在你就还我吧。”

韩湘子说：“契约上写得明白，是一线之地，就是一条棉花线那么粗的地方，不是一个县的地方。”

俩人争吵起来。老龙王吩咐龟丞相取来契约。老龙王一看，上面写的果然是一“线”之地，而不是一“县”之地。老龙王恼羞成怒：“大胆韩湘子，你竟敢耍弄我。待我上冬天庭，责罚于你！”韩湘子说：“有契约为证，到了天庭，我也不怕你。”老龙王一想，那地是瞞着玉皇大帝借给韩湘子的，万万声张不得。可是又一想，一年还一条棉花线那么粗儿的地盘，啥时候才能还完呢？他心里正嘀咕呢，只听韩湘子说：“龙王老兄，‘天没头儿，海没边。’你管辖的海域那么大，还在乎这么点儿地方？再说，你看，人们已在那里盖上了新房，种上了五谷，栽植了果树。将来这里成了鱼米之乡，人们也会感谢你的大恩大德呀？”老龙王心想：“都怪自己在立契约时没有看一遍，只得暗气暗憋了。现在，何不就坡骑驴，作个人情呢？”就对韩湘子说：“那就依你之言，每年还我一线之地吧。”

从那以后，老龙王每年让海水往上涨一棉花线儿粗那么大的地盘儿，到现在有上千年了，海水总共往上涨了也没有一尺远。

火烧县衙

有一回，成仙得道的韩湘子出游，路过李各庄，已经晌活歪了，天下起雨来。他就躲进一家大门楼里避雨。

忽然，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，挑着两个豆腐盘子，跑到门楼前，看见有人避雨，就说：“先生，这是我家，请到茅屋草舍避避雨吧。”说着推开门：“请进吧。”韩湘子就进了院子。

小伙子把豆腐盘子放在堂屋，打开西屋门帘子：“到屋里歇会儿吧。”韩湘子进了屋，小伙子指着炕上的一位老太太说：

“这是我妈。”又指着一位后脑勺盘着纂儿的妇女说：“这是我的内人。”韩湘子一一向他们施礼。

小伙子说：“这位大哥，怎么称呼？”

韩湘子说：“我姓韩。”

小伙子说：“小弟姓李，贱名长青。因为靠做豆腐为生，所以人们都叫我豆腐李。韩大哥，你还没吃饭吧？”韩湘子点了点头。

豆腐李的媳妇一听，紧溜儿出了屋，不大会儿，拿来两个饽饽，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豆浆。说：“大哥，我们是小户人家，没有啥好吃的，你就得将就吧。”

豆腐李说：“韩大哥，你慢慢吃，我们去磨豆腐，有事喊我。”说完，夫妻二人就到东屋去了。不一会儿，东屋的石磨就呼隆呼隆的响起来。韩湘子吃完了饭，就到东屋去了，一进屋，看见两口子正推磨呢。

韩湘子问：“怎么推磨呢？咋不买头毛驴呀？”

豆腐李说：“小本经营，哪儿买得起呀？”

晚上，豆腐李给母亲的屋子里点了一支蜡烛。就陪着韩湘子闲唠。豆腐李的媳妇却摸黑烧豆浆、滤豆渣、压豆腐。韩湘子问：“咋摸黑干活呀？”

豆腐李的媳妇说：“我们这草屋太破了，秋后准备翻盖。处处得节省钱。老人眼神儿不好，怕跌着碰着的，就给老人家点一支蜡烛，我们年轻，眼神儿好，摸黑干活就行了，我们已经习惯了。该死的老天爷，今天是七月十五，本来应该是亮堂堂的月儿，却被云遮住了。”

韩湘子听了，心里暗暗赞叹：“真是一对勤劳孝顺的小夫妻。”

韩湘子来到当院，抽出玉笛，吹奏起来，笛声婉转悠扬，美妙动听。转眼间，风停了，雨住了，云散了，一轮明月出来了。

豆腐李跑出屋来，说：“韩大哥，你真赛过神仙了。笛子吹得太好了，连月亮婆婆都喜欢听，你教教我好吗？”

“你喜欢吹笛子？”

“喜欢。”

“有笛子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有竹竿儿吗？”

“有，是晾滤豆腐包皮儿布用的。”

“好，我就给你做一支笛吧。”

“那太好了。”

豆腐李找来几根竹竿，韩湘子选了一根直溜的，用锯子截出二尺多长一节，把竹节打通，用随身带的小刀儿在上面挖了洞眼，一支笛子就做成了。韩湘子试着吹了一支曲子，豆腐李听

了，觉得妙极了。接过笛子，连声说：“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！”

韩湘子说：“不用谢，不用谢。”

豆腐李说：“韩大哥，现在你就教我吧。”

韩湘子说：“好。”

豆腐李本来就很聪明伶俐，一学就会，一晚上的工夫，就跟韩湘子学会两支曲子。

一夜无话，第二天，吃完早饭，韩湘子说“李老弟，我要赶路呢，打搅了。”

“韩大哥，这是哪儿的话？不嫌我家吃住的差，多住几天吧。”

“不啦，我还有事呢。”

豆腐李夫妻俩和老母亲把韩湘子送到村口，豆腐李的老母和妻子就回去了。豆腐李一直把韩湘子送到小河边，韩湘子从河滩上挖了一块泥，转眼间捏了一头小毛驴和一支蜡烛，给了豆腐李：“李老弟，这两个小玩意送给你，做个纪念吧。你务必要记住，每天磨豆腐前，要吹奏一遍第一支曲子，磨完豆腐，就吹第二支曲子。天一黑，你就吹第一支曲子，睡觉前，再吹一遍第二支曲子。”

豆腐李说：“韩大哥，我记住了。以后有空儿，再来我家住几天。”

“好，改日再会。”两个人就分手了。

豆腐李等韩湘子的身影被山崖挡住了，才捧着泥捏的小毛驴和蜡烛回了家，放在堂屋的高桌上。他媳妇已把锅头灶脑收拾利索了，他们就去东屋磨豆腐。按照韩大哥的话，豆腐李就拿出竹笛吹奏了一遍第一支曲子，笛音一落，高桌上那泥捏的小毛驴从

高桌上跳下来，一落地，越来越大，转眼间变成一头真驴，还有一个劲儿吐噜吐噜打响鼻儿，把一家子都吓坏了，老母亲说：“昨天住在咱们家的，一定是位神仙呐！”豆腐李媳妇说：“这驴不知会不会拉磨。”豆腐李说：“试试吧。”小两口借来了驴套，把驴套好，喊了一声：“驾！”那驴就呼隆呼隆地拉起磨来。他们往磨眼儿里灌泡好的豆瓣儿，不大会儿，就把两大桶泡好的豆瓣儿磨完了，把驴卸了以后，豆腐李又想起韩大哥说的话，拿起竹笛吹起第二支曲子，那头驴又变成了一头小泥驴，回到高桌上去了。

晚上，豆腐李又吹起了第一支曲子，那支泥捏的蜡烛射出光芒，把满屋子照得亮亮堂堂。地上掉根针也能看得见。该睡觉的时候，豆腐李又吹了一遍第二支曲子，蜡烛就灭了。

从此以后，他们家天天用毛驴磨豆腐，毛驴却不用喂草料饮水。天天用蜡烛照亮，那蜡烛却不见短。因为有驴用了，就每天多做几盘豆腐，可以多挣俩钱儿。秋后，就把旧屋拆了，在原地建起了三间青堂瓦舍的大新房。

世上哪儿有不透风的墙？豆腐李得宝的事儿，你传给我，我传给他，象长了翅膀，传的方圆百八十里的人没有不知道的。县官也知道了这件事。县官想：“如果我把这宝贝弄到手，献给皇上，马上就会飞黄腾达。”就想带着衙役去抢。县官有个老婆，和县官是王八配乌龟，真对撒子。眼珠子眨了几眨，咕说：“老爷，这事儿，来硬的恐怕不好吧，于我看呐，不如……”县官听了，伸着大拇指连连称赞：“夫人高见！夫人高见！”

当下，吩咐衙役准备了两乘大轿，让师爷坐一乘，另一乘空着，来到李各庄。

豆腐李挑着豆腐盘子刚要去卖豆腐，一出门口，看见一群衙

役抬着两乘大轿来到自家门口，不知道是咋回事儿。心里想：我和官宦人家一不沾亲，二不带故，跟我没关系。我卖我的豆腐。一扭脸就要走。师爷一见，施了一礼：“豆腐李是在这儿住吗？”

豆腐李一听问的是他，就说：“小人便是，找我有啥事儿？”

师爷“嘿嘿”干笑了几声说：“县太爷想看看你的宝物，和你交个朋友，特意派小人来请你。”

“我还要去卖豆腐呢。”

“你这两盘豆腐，衙门伙房要了。你取了宝物，就快上轿吧。”

豆腐李想：县官看宝物，八成是想夺走，不答应吧，准吃眼前亏。又一想：把宝物带去，不教给他们笛子曲儿，他也是干没辙。顶到头儿，他把宝贝抢去，也就是弄俩泥玩意儿摆着，一点儿用处也没有。我没了宝物，大不了两口子还是推磨磨豆腐。反正今天的两盘子豆腐也得卖，去就去。”

豆腐李放下挑子回家里去了。把事儿跟妈妈和媳妇一说，妈妈和媳妇说：“县官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，要多加小心。”豆腐李把宝物揣在怀里，把竹笛掖在腰里，就走出家门。师爷一见他出来，就问：“宝物带来了吗？”豆腐李说：“带来了。”师爷说：“好，那就快上轿吧。”豆腐李说：“咱庄稼人，坐不惯那玩意儿，我就挑着我这两盘子豆腐步行吧。”师爷怎么劝，他也不肯坐轿。师爷想，事情弄僵了，倒不好办喽。好歹把他请进衙门，我就交了差，就依了他。

长话短说，他们来到县衙的门前，豆腐李挑着两盘子豆腐刚要想进去，却被守门的衙役拦住了：“哎哎，你这卖豆腐的，也不看看这是哪儿？就想往里钻？”

“钻？是你们县太爷把我请来的。”